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7/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二三六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懷葛堂文集不分卷

〔清〕梁份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一

草亭文集不分卷詩集不分卷

〔清〕彭任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二〇七

江泠閣詩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冷士媚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一四

江泠閣文集四卷續二卷

〔清〕冷士媚撰  
上海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五五

秋水集十六卷

〔清〕馮如京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清暉堂刻本

五八六

# 懷葛堂文集不分卷

〔清〕梁份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懷葛堂文

集十五卷》提要

德

慈谿姜宸英



友人字都魏徵君冰村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  
 治亂之盜以遂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  
 略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  
 詔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  
 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  
 來京師出所為懷葛堂集示余其為文鈎貫經史包  
 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  
 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  
 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  
 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  
 亦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隱今略未及成  
 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  
 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  
 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  
 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  
 兵地所至各繪圖以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

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  
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為有用之學矣夫智  
謀之士俯仰規畫乘時拉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  
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為己之私勝也苟利  
於己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  
世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  
之馳騁足以達已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  
成以為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  
因寧運及之

序二

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  
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為唐  
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為實用且夫輪人  
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  
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為輪為筍為篋為弓矢者盡善以  
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菴魏叔子兩先生門兩  
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  
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

序

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  
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  
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  
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余文嘗  
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  
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為世情變益荒  
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為文章呼捨天  
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

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澔汗因出其生平之  
文使子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  
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  
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  
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  
為文莫不足以砥頹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  
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  
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  
其用而已丁亥九月既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誤

序

二

懷葛堂詩集

南豐梁 份質人甫集

同學 諸子較

集唐

奉贈廉訪蘇萬石公攝理鎮閩將軍

殊勳弁在一門中詔選文臣贊武功聖代止戈資廟  
略將軍大旆掃狂童寄書河上神明宰行避霜臺御  
史驄武略劍鋒輝相府凡人誰是出群雄

王建 李商隱 楊巨源 李商隱  
李順 胡宿 章孝標 杜甫

懷葛堂詩集

卷

一方獨與萬方殊報國縱橫見丈夫天角雄都分節

鉞孺亭滕閣少踟躕千巖烽火連滄海一片冰心在

玉壺兩地江山萬餘里水聲西北屬洪都

姚鵠 楊巨源 薛逢 羅隱  
李白 王昌齡 沈佺期 章莊

南昌城郭枕江煙聖代提封盡海墻咸里舊知何驢

馬大夫持節杜延年寒鴉閃閃山前去吉語云云海

外傳兩地山川分節制峰巒迴合下閩川

章莊 柳宗元 楊巨源 韓翃  
唐彥謙 薛逢 武元衡 陳陶

九譯梯航壓要津早持龍節靜邊塵五營向水紅塵

起四海休兵造化仁雨歇亭臯仙菊潤潮生滄海野

塘春宴殘紅燭長庚爛琪樹年年玉蕊新

陳陶 張仲素 楊巨源 王逖 王昌齡 元稹 胡宿 武元衡

親從新侯定八蠻五營無事萬家閒諸溪近海湖

應激石懸流雪滿灣昨夜西風今夜雨清如水玉

如山天從補後星辰穩曾閱宋旗北斗殷

曹唐 戴叔倫 李端 韋應物 盧綸 薛能 譚用之 杜甫

萬里沙西冠已平三軍罷戰及春耕已知聖澤深無

限但覺堯天日轉明樹色老依官舍晚繡衣遙拂海

懷嘉堂詩集

風清推恩每覺東溟淺相國臨戎別帝京

張喬 劉長卿 李愔 錢起 趙嘏 法東 黃滔 岑參

屬車龍鶴夜成群不並吳鄉楚國聞臺上霜威凌草

樹門前老將識風雲舟將水動千尋日江至溇陽尤

派分手把命珪兼相印始知天上有將軍

王昌齡 鄭谷 岑參 耿漳 張說 皇甫冉 韓愈 王維

一門清貴動神州兼秩恩歸第一流北省諫書藏舊

草西江取竹起高樓滕王閣上柘枝鼓詞訟牌前草

漸稠邊將皆承主恩澤放書宣過喜無囚

趙嘏 姚合 李山甫 李惠祐 王建 張籍 王建

紅旗半卷出轅門億萬蒼生性命存偏坐金鞍調白

羽獨橫長劍向河源風雲已靜西山寇吹律能令北

陸墮野老競避官道拜永依棠樹托蓬根

王昌齡 韓愈 王維 李頻 陳陶 黃滔 劉黃滔

謾卷詩書喜欲狂五雲遙指海中央春風掩映千門

柳彭蠡秋連萬里江遷轉五州防禦使風流三接令

公香藩臣皆競師兵略兵氣銷為日月光

杜甫 韋莊 李郢 獨孤及 杜甫 李邕 姚鵠 常建

懷嘉堂詩集

道山和方伯獨齋石公元韻恭祝榮壽

徑盤蒼翠到山巔王謝芳踪玉籟仙百丈金身鬪翠

壁萬條紅燭動春天花光併灑天支上人鏡重開日

月邊一嶺桃花紅錦駝方期冊訣一延年

方干 陸龜蒙 司空曙 楊巨源 劉憲 許逢 杜牧 錢起

可以橫絕峨眉巔建安才子太微仙滿庭詩景飄紅

葉珠樹瓊枝近碧天昆玉已成廊廟器桃花紅近竹

林邊紫薇芒動詞初出康樂風流五百年

李白 皮日休 雍陶 陳標 陳陶 薛能 溫庭筠 陳陶

昔西銘姜太史敘質人先生懷葛文集謂其年過四十不求仕故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先生年過八十其困其富較前倍甚蘇萬石公按察江右遇先生敬禮有加及公奉

命理福州將軍事先生買舟過訪集唐詩十律以為贈公與余朗誦至再訝其切合精工交相心折今人握管題詩止自鳴其心所欲言猶患格格不能吐先生採唐詩各家之舊作為一手之新裁而絕無痕迹可尋非驅役古人於腕下安能神化至此著述之文無懷葛堂詩集

會稽童 蕃智涵跋

懷葛堂文集卷之

序

南豐梁 份質人山著

同學 諸子較

送茹紫庭守景東序

滇池去燕京萬里景東軍民府又南去千三百里天下之極西南也盤江葉榆之深阻山嶺林箐之蒙密巖焚摩些西南夷之長所世守魁結猥悍寄語言於象背莊躡或有所未通唐蒙馬伏波諸葛武侯或有所未至天下之僻陋無以過者夫地極於西南而俗極於僻陋遠則陰幽鬱之氣當必假其人以宣導之理其風俗政教以煥然而維新而其人又必奇傑非常其中有所蘊小試之而莫展者其人其地皆厥而必變不可謂為偶然也吾媿紫庭茹先生往守景東吾於是益信君為人陽明而剛中材高而智盡為之必成策之必中其智力所窮往往有默相陰扶出尋恒意計之外故志雖未行而道無所枉此余所耳而目之者多也初令於西而岐治佐罷於南而衡

治昔小試已。今且守西南之景東。人以是觀君之政。余特因君之行而觀象於易。夫易之繫以四維者。小畜。小過。曰西。郊。明夷。九三曰南。狩。惟西南則繫至於三。於坤曰得朋於蹇於解。皆曰利。何也。岐山天下之西也。文王之憂患存焉。離南方之卦也。文王戒以疾貞矣。若夫西南者。坤之所宅也。君之道乘乾。臣之職效坤。坤之為德。柔順含弘。舉四方萬國而載焉。故萬物皆致養也。且西南者。陰方而坤十月之卦也。陽極不生。陽而生陰。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靜不極則不懷。動柔不極則不剛。坤又剝之極也。極而不能過其所生。可知也。以紫庭之才。歷試未竟。今益畜極。而逆履乎天下之極。西南合之易所垂象。西南者。則其為政。又可知矣。天下安堵無事。方數十年。而民生窮困。甚於禍亂之日。如處坎窞中。君子當思有以出之。登之於厚德之載。雖險難當前。動而不能出。亦必求所以布雷。雨甲坼。合乎利。西南而解。澤大施。使僻陋者煥然不變。而後無媿於土臣之義也。君深於易者。是固知之審矣。此行也。莊躋唐蒙。伏波武鄉。侯之後。吾於

懷葛堂文集 卷一

紫庭竅之至於倚天之休。而切明畏嚴。以遠陰私之小人。而竟以養邊陲之黎庶。固君素懷。余不復道也。朱宇綠曰。解易入微。傍見側出。各極其妙。至其沈鬱之氣。泉涌風發。尤有酣舞之樂。張逸峰曰。情文煥發。神光精焰。逼是昌黎。王羽左曰。情最真摯。故文不泛不諛。似從昌黎脫胎。而文情更覺可愛。朱履安曰。深心厚力之文。一句一字入木三分。

懷葛堂文集 卷一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太行之麓。歷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滄海之水。自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趨。而入海者。時於北海也。放若吞。吐於山者。滄其南山海之會。踞其雄而屹然者。為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曰。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為蔓草荒郊者。其世其年。蓋已不可考矣。隋置臨渝於西唐。為榆關。東北

懷葛堂文集 片 卷 方伯一

古長城。燕秦所築。距關遠。皆不足輕重。金之伐遼。自取遷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敗石河而失之。天之廢與人之成。故而決於山海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決勝於一戰。而天下遂定。以天下之大。而定於一隅。荒榛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外。曠古以來。無有也。明正德中。守關纔百人。今省屯戍。用關吏。議行旅出入。條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

絡繹。擾攘無寧。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困。關內外。皮劉靡遺。子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天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而天下舉。困相為安危。一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豎之所躋。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常薄遊塞上。徘徊山水間。顧未常一至山海。魯菴張公。往往為份

懷葛堂文集 片 卷 方伯二

言間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沽。往來數是行也。某樹某水。某丘。公益賦詩請解裝。以讀公益。面命之份。所知有更進於今者。則雖未常遊。而玉份於成。與秦塞無以異。此份之所厚望也。萬季野曰。氣雄力厚。如山之蒼。崑海之浩蕩。非此文不足形關之壯。非此關不足當此文之豪古之。銘劍閣賦。居庸者。盡俯出乎下矣。王符躬曰。鑄意宏遠。練思精密。而出之以老健雄深。真古文英雋。一時無偶者。歸熙甫。獨步百餘年。

此文突與抗行錢牧齋輩未許望其臂指

彭端樹曰命意鑄詞言人所難言論人所不敢發而無不得體無不入微其憐澹經營之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

朱宇綠曰淋漓感慨一往情深令人慷慨悲歌唯壺欲碎

送丁酉典試秦太史序

天下之山水至多佳無踰于慧山者山在大江南無錫西秦伯所初封地氣所鍾靈其甲于南紀也固宜歲庚申份從叔子魏夫子游錫山主諭德秦人翁先生昆玉之館舍以其暇登慧山望太湖臨源泉世所謂曲水亭也泉出于山石源流齣淪其靜湛碧空其清燭毛髮其味甘芬淳清灌注如澄潭如貫珠如人秉至行而負淳德故品天下之水必曰慧泉而陸鴻漸以第二目之不已過乎泉西有圓負山而面泉室宇廊檻亭臺池沼千歲之壽樟萬木之條達高下大小咸列其中泉曲折而環繞之其寸草尺木位置經營極天下之匠心若天造地設無不各當其可故推天下之名園者必曰秦園今太史公南沙其主人翁也是時公富春秋以世家子鍾至靈至異之秀已隱然有衣被天下之槩明年辛酉太翁翁典吾江右試解得士捷南宮躋廡仕者十人而九天下號為公明最乙酉公子登賢書壬辰介弟成進士奕世之鵠起聯翩而公聲名已洋溢于天下矣份則自脩謁以來二

有八載而公登慈榜珥筆承明為帝子傅又九載  
 江西丁酉試開吾江西作人之盛自太翁以來所  
 僅有而當事縉紳又言之侈矣顧份老而貧賤馳逐  
 四方一無所成就視公有雲泥隔今公名位尊重枉  
 騶從而式廬舉一世所罕為而為之行古人之道則  
 得矣吾懼夫不知者以無私之水鑑若之何而過情  
 也今一榜中份所知識纔二三人而作人之稱藉藉  
 思欲一一識之昔九方歎畧騶黃牝牡而取神駿所  
 得者其一耳一榜今九十人各有其神駿可知也以  
 懷葛堂文集 卷二 丁酉二  
 江右之僻得神駿九十則盛之極至也等九方歎而  
 上之也猶各園之有松柏杞梓豫章拱把之不齊而  
 天喬蟠天地無一非名園所培而植之也宜乎其盛  
 莫踰于此矣韓昌黎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  
 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文山之謝江古心有曰  
 受恩非天下所少知已得君子為難一榜中諸君子  
 知世不常有之伯樂當不負其所顧知難得之君子  
 不負其所知爭目拔擢以得出于大賢之門是幸

後知無負天地之鑑萬物之鏡此則堯舜五人

愛之誠之盛心也于其送公之行也為之序而告之

懷葛堂文集 卷二 三

○ 鷗聲集序

詩之道有實學者其才大有至性者其情深不膠於法而千態萬變之法裕其中不深於其道者不知也詩至三百篇尚矣流而為漢為魏晉為六朝盛而為唐唐特為後世所取法顧世之論詩者往往舍才情而言法何哉夫法猶規矩也人之才情猶材木也材木不勝用則規之適可圓矩之適可方而且不可為圓方如是而徒法何所施今之學唐人者摹倣為工字權句衡兢兢然懼警欬之不似庸知其能似耶庸樓葛堂文集序

鷗聲一

知天下之似者之非真耶惟其似則詩可以不作嗚呼惡得有至性實學者而與之言詩哉豫章陳亭石詩特多才情所著鷗聲集能以近體發胸中所欲言合於古入法又不屑屑於其法是亭石之詩非夫詩人之詩也亭石為遠山夫人弟學士醒齋李公之舅氏其人沉靜而明敏廣交而善遊其志氣隱見眉宇間則豈能以能詩表見者耶遠山夫人詩天下莫不傳學士之才天下莫不推重則亭石遊遊南北雖不賦詩以見志天下當無不知亭石者而亭石之才情

能言古所未嘗言言今所不能言此鷗聲集所不能

已於作也詩率紀遊覽其酬贈則韋布為多而金陵

懷古諸什慨然有黍離麥秀之風焉謂非根於性而

能如是乎夫以亭石明敏之才當必益有以發舒其

志氣內不負於心外無負所學者以表見於天下豈

弟以其才情與世之詩人爭雄長已也

彭子載曰凌空結構尤費匠心

葉徂徠曰曲盡吞吐之致而筆意酷肖廬陵

樓葛堂文集序

卷

鷗聲二

與朱字綠書

四游神京未及一謁陵寢每出廣寧門面發赤痛自  
訶詆無及矣輿地不身歷徒聽人言往往自誤份問  
昌平諸陵率答以路甚遠費甚多展謁甚少啓閉甚  
艱而虎甚猛衆說紛紜聞之色沮宜乎數中止於發  
邁也獻歲脫除俗事客燕勝友僅得六人期以元旦  
偕行至期以事不能行者一人越二日又止者二人  
又踰宿既發止者一人份慨然奮發矢之曰旦明即  
孤身必往也夜分趣僕拚擋以俟如約者黃宗夏一

懷寧堂文集

序  
字綠一

人耳乘駟騶出德勝門數徒步者抵昌平州日初曷  
又賃一備襪衣被詰朝步陟至長陵拜謁盡禮其十  
一陵以次謁最後謁烈皇帝攢官舍三日乃既天壽  
諸陵凡山川樓殿碑塚寶城周垣之方位深廣目覽  
足步手書泐成一冊左圖右說又懼歲久滄桑變劇  
臺殿湮而不存於是因山之根河之壩城之趾處處  
計之某至於某若干跬某陵至某陵若干跬又恐迷  
於所向則考極相方定二十四山位某位某方某陵  
位某方遠近交互參相考是二法並行而明室一代

之方劍百世後不可按圖索者斷乎其未有份每念  
漢唐以來之山陵其存者且彷彿疑似不可別若湮  
滅於兔葵燕麥中者又何可紀極生則君臨萬方死  
乃抔土莫別可不痛哉唐珣之種冬青樹心亦甚  
然可百年計非悠遠也份之圖說不敢謂爲創始圖  
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鍼山麓水濱取易  
改邑不改井之義惟計之以跬則出於心裁非有所  
襲者蓋律度量衡之不同也久矣九州之丈引人人  
殊至以里計率漫然計之一無可考也份則以人之

懷寧堂文集

序  
字綠二

短長有不同而跬步則無以異司馬法曰一舉足爲  
跬再舉足爲步計跬而里可考矣世卽有能爲計里  
數者有操度而量者誰與一舉足之不毛髮爽且近  
而取諸身也是份之獨見也圖說之成勞瘁於徒行  
忍饑渴五官並用手足俱勤者份得宗夏之助爲多  
至於近代諸書采撫參考惟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  
可謂不刊身歷其地也猶不免於一二出入他如肅  
松錄燕都遊覽志小草齋集春明夢餘錄湧幢小品  
北遊紀方帝京景物畧芹城小志無用閑談國朝典

彙白頭閒話方輿紀要水東日記大政記治平畧獻  
徵錄野獲編名山藏否泰錄由載今言諸書多挂一  
漏萬且悖謬舛錯書不足盡信不如無書况乎人言  
哉乃者往還五日人費錢七百車驢飯飲逆旅賃僕  
賜守陵皆在焉是役也僕傭皆飢渴况瘁不免愁歎  
惟宗夏壯年能勉贖份自笑年雖暮而筋骨猶未之  
衰也字綠欲問津故一一及之

送孫效李歸桐城序

效李省親於楚將歸就學而請益焉余告之曰讀書  
者學爲聖爲賢也不爲聖爲賢則畢世而伊吾脯下  
書自書也讀之何爲效李世家子穎敏其資生文物  
衣冠地學不猶夫人之學也必矣余少愚失學所請  
多不得其解然於書也雖一字一句必會通一章而  
求其大意至一章必會通全書而求其大意蓋聚多  
以明少合異而求同雖聖賢之立言微妙有未易窺  
而經義之辭了然心口不惜筌蹄於箋註良以解說  
繁而經義晦也此固不可強誦學者而愚下之資則  
固持之有素矣夫窮經以致用也孔子稱躬行君子  
又曰脩辭立其誠經也者言之必可行者也言必  
可行無妄而有用可知也窮經而學聖人之言行善  
讀書者也言行皆無妄而有用善學聖人者也王介  
甫制制科以取士亦欲讀書者之善學非欲背聖經  
以爲學也然人必不能不肯聖經以爲學則帖括爲  
進取之階驟之也帖括不妄語不工不凌虛不錄故  
爲學在立誠而行文則作僞所學在實用而所講則

虛構揣摩於題面字句之間結構於繪水鏤風之末  
自發端以至簡末豈惟聖學無關且大無補於書疏  
小無當於會計朱子所謂無用之空言已一旦也獲  
以一無知識之人任迂踈執滯之性馭左右箴諫之  
奸應紛擾奮至之事其不喪生平而敗天下事千百  
中不十一車已覆於近代至今未有已極士之自待  
者固薄而以之爲賺老英雄者作法於涼流風餘毒  
殃及子孫貽禍於天下後世則誤於安石而至此極  
也效李命名綱而思所效在唐則有若直言極諫忠  
懷高堂文集 序 卷一 敬學二

太宗父子之間在宋則有若持危定傾著南北廻天  
之力效李善學其所學余又何以益效李矣

李十洲曰窮經致用是爲聖學帖括則背聖經而  
無實用吾師闡發至此清夜之釐謬矣

潛修軒詩集序

讀國策至馮驩彈鋏歌竊歎士之使其身圖而不忠  
所事又歎當時之公卿大夫貴公子惟務富其家而  
不知有國皆是也不若是者惟魏之信陵君一人耳  
大齊楚趙之封君皆以喜士名然自爲也過多若夫  
信陵之喜士猶夫人之喜士也而好善忘勢本於忠  
君愛國之心史冊班班不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不可也司馬遷之傳戰國封君也齊趙楚皆君之惟  
信陵獨稱公子明乎公子者孝於家忠於國常變經

懷高堂文集 序 卷一

潛修一

權之事異而其心則一不如是不足以稱公子非徒  
侈食邑之大班位之崇泛泛然享一國之封而已耳  
善乎趙王之徧贊信陵也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  
者史氏有見於此而稱引之不以之爲信陵定評不  
可也信陵之客至多信陵之食報也甚大彼歌食魚  
歌無車無家者信陵之客無是也區區接巖穴隱者  
不耻下交特其一端焉耳申之佟君今之佳公子也  
先是十三載劍氣珠光已見一斑於漢之薇省中方  
是時髫年也今從尊大人中丞公撫吾江右日月之